

# 播 河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对/谈梁



插画何朝霞

「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」  
「死得其所，快哉，快哉！」120多年过去了，谭嗣同临刑前那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一直回响在历史长河的上空！

## 拔剑欲高歌

彭晓玲



铿铿锵锵……  
壹 进京的火车呼啸而过，留下一串富有节奏感的音符，在华北平原寂静的夜色中回荡，激起人内心深处万千情愫。久久不能入眠的谭嗣同望了一眼窗外，远远的有几处灯火在倔强地闪烁，似是有所期盼。

清朝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四月二十五日，学士徐致靖上奏举荐谭嗣同，光绪皇帝当即颁发上谕：“湖南长沙法道黄遵宪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。”谭嗣同接到进京“诏谕”，喜出望外，抱着病体立即出发北上。

这是谭嗣同的高光时刻，浑身上下都焕发着耀眼的光和热……

前年十一月，一艘小火轮从长江进入湘江，溯水而上，谭嗣同身挎宝剑，目光灼灼，迎着寒风站在甲板上，眼前是一幅静谧而萧索的湘江晚景。思绪仿佛穿越了烟雾缭绕的原野，直达远方，不禁吟曰：“我所思兮隔野烟，画中情绪最凄然。悬知一叶扁舟上，凉月满湖秋梦圆。”  
这不仅仅是一幅自然景色的描绘，也蕴含着谭嗣同对自由、超越世俗束缚的向往和追求。或许，唯有通过这样的意象，他才能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，以及对远方的憧憬。

初六日正午时分，小火轮渐渐驶近长沙城，谭嗣同眺望着前方滚动的湘江和巍峨的岳麓山，不觉思绪翩跹。似乎这几年一直在行走、奔奔呼，自从20岁参加科考，纵是才气超然，可直到而立之年，依然失意科场。眼见《马关条约》丧权辱国，维新变法迫在眉睫，谁还有心思埋在那些故纸堆里？

见儿子弃考决心已定，谭嗣同的父亲、湖北巡抚谭继洵恼怒之余，只好强逼其前往江宁（南京）赴任江苏候补知府。这个候补知府是谭继洵花钱买来的，江苏当地官场上压根就没人把谭嗣同当一回事儿，乃至四处碰壁。谭嗣同从此专心西学，广交志士，追维新变法之路，即使这次是受实业家盛宣怀所托回湘办矿，也可借此机会奔赴长沙参加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，没什么不好。

“驹隙任添新岁月，马头还我好山川。”长沙越来越近，谭嗣同内心禁不住燃起新的希望与激越。他有一身功夫，身手矫健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早在父亲任职西北时，一有时间他就跑去和驻扎在边关的将士们同饮青稞酒，同歌伊凉曲，同以沙漠为席，同枕戈壁而眠。“曾经沧海，又

来沙漠，四千里外关河。”辽阔的边关山河赋予了他那开阔的胸襟，点燃了蓬勃的生命激情。

17岁那年，谭嗣同在西北湘军安定大营中，说动军中将士带他骑马出塞，路上遭遇飞沙走石，风吼狼嚎，他们弯弓射箭，驱逐野兽，然后夜宿黄沙，饮黄羊血，“杂雪而咽”，激动时更是“拔琵琶，引吭作秦声……”  
两年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谭嗣同又一次带着一支骑兵，策马驰驱河西走廊7个昼夜，行程1600余里，“岩谷阻深，都无人迹，载饥载渴，奔冰作糜”。以至于大腿内侧都被磨得血肉淋漓，却浑然不觉，依然迎着呼啸的北风，潇洒地说：“遇西北风大作，沙石击人，如中强弩。鹰隼咆哮，与鸣雁噪狼互答，臂鹰腰弓矢，从百十健儿，与四目鼻黄须鬍诸胡，大呼疾驰，争先逐猛兽。”

似乎上一位这样在茫茫西北荒漠肆意奔驰的少年，还是西汉时期的冠军侯霍去病。

待小火轮靠岸，谭嗣同兴冲冲地赶往位于长沙小东街的时务学堂，今日是学堂开学之日。奔至学堂门口，但见满地红艳艳的爆竹屑，大门两侧红底黑字的对联令他激动不已：“三代遗规重庠序，九州奇变说山河。”时务学堂开学了，湖南维新运动已然蓬勃开启！与一脸喜气的梁启超、熊希龄等人见过，谭嗣同兴奋异常地找来笔墨，挥笔写下：“揽渤海英雄，力推时局；沉阮湘子弟，共赞中兴。”

顾不上叙旧，谭嗣同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梁启超撰写的《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》《时务学堂课详细章程》，暗暗地点头赞许：梁启超果然直承老师康有为的政学教育思想，并加以发挥，更显激进。念及于此，谭嗣同又摇了摇头，坦言道：“政学固然重要，开启民智固然重要，但还得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，特别是西方自然之科学！”

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建议笑而不语，全神贯注于时务学堂的教学。比在《时务报》当主笔时更加辛苦。他用《孟子》和《公羊春秋》为教本，主张民权之说，撒播变革的种子。他每天讲课四小时，晚上则认真地批阅学生读书札记，每条评语可达千字之多。就这样，他试图通过在学生定期交来的札记上写评语的办法，向学生灌输激进主义。学生们在札记中表现出点滴进步思想、民主要求，往往都会得到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的热情鼓励，不多时，湖湘学子的思想就仿佛脱离了封建专制思想樊篱。

已回湘一个月了，谭嗣同除矿事之外，四处奔走，积极筹办南学会。当得知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批示同意开南学会，且以巡抚署孝廉堂为办公讲学集会之所时，谭嗣同精神为之一振：“来日以此为议院规模，利权尽归于士绅，即陈（宝箴）抚台去，他人来，亦不能更动。”

梁启超颇为振奋，他和谭嗣同都认定，南学会与强学会的作用是一致的：研习新学，结成团体，成为改良先锋。

不想此时陈宝箴竟催促谭嗣同赶紧去武昌，让盛宣怀早日派矿师来湘探矿，湖南定会密切配合！可当谭嗣同去鄂，盛宣怀却推说洋矿师已外出勘探，要过段时间再说。等了十多天，盛宣怀忽然变卦，以“天寒水浅”为借口，拒绝派矿师赴湘，谭嗣同颇有些愤愤不平。入夜，他欲借小酌解愁，谁知越酌越愁，忽然忆起当年随父亲在兰州时的夜晚，那夜他曾沉吟曰：“苦月霜林微有阴，灯寒欲雪夜钟深。此时危坐管宁榻，抱膝乃为梁父吟。斗酒纵横天下事，各山风雨百年心。摊书兀兀无睡，起听五更孤角沉。”

人微言轻，对此又能奈何？谭嗣同只好前往江宁（南京）过年。行前，他特地禀明父亲谭继洵，将应陈宝箴之邀，弃官回湘专心襄助新政。许是正处于困难当头，谭继洵倒没怎

么反对儿子的举动，这令谭嗣同反而意外，有些唏嘘。谭嗣同干事向来果敢坚决，春节一过就携夫人李闰及家人自江宁回湘。为了全力襄助新政，他将李闰送回浏阳老宅居住。

见此，陈宝箴甚是欣慰，直言道：“你就帮衬熊秉三（熊希龄字）办好时务学堂和南学会！”谭嗣同赶紧表态：“在此救亡图治、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我将竭尽全力使南学会成为湖南士绅议政维新之所！”

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是南学会开讲之日，谭嗣同早早赶到孝廉堂，当身材颀长的他如青松般立在讲席前，众人纷纷凝视细看，暗自赞叹，真是好一位风流少年。演讲的标题为《论中国情形危急》，谭嗣同神情严肃，讲到了日本，讲到了土耳其，语气是那样激烈，故事是那么新颖，人们听得如痴如醉，心绪为之激昂，只觉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唯有奋起维新变法。

南学会一炮打响，此后各府州县皆有会员，与南学会总会遥相呼应，此举实为地方议会之初始。不久，樊锥在邵阳成立了南学会分会，谭嗣同则回浏阳创立了群萌学舍。

且说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学生札记和问难中的批语，包括了平等、民权、去跪拜、变服饰、兴民权、开议院、推重素王孔子，并借助五经、诸子大义阐发民权思想。这些批

言辞之激烈，主张之激进，连有名的维新派报纸《时务报》《国闻报》等也甘拜下风。

至此，时务学堂与《湘报》、南学会，各自发力，各展风采，使湖南维新运动为当时全国各省之冠，引人注目。谭嗣同此时意气风发，朋友们不时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，他日日奔赴学堂、学会及报社之间，只觉浑身长了新的力气，前面有个崭新的社会在等着他；国家独立富强，百业兴旺，百姓安居乐业！

好景不长，《湘报》创刊不久，谣言又起，陈宝箴摇摆于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，给湖南维新运动带来了致命的负面冲击。  
这一转变始于谭嗣同在《湘报》刊登康有为第五次上光绪皇帝书，并附文盛赞康有为指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，请求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权，并由皇帝出面倡导变法。不料此举引起了陈三立的强烈不满，认为他钻营康有为，自居于门人之列。就连谭嗣同视若父亲的欧阳中鹄老师也表示不快：你并非康有为门人，为何要自称门生？

谭嗣同对此大惑不解，甚至在致欧阳中鹄的信中情绪激动：“才常横人也，志在辅其智力于四海，不胜则以命继之。嗣同纵人也，志在超出此地球，视地球如掌上，果视此躯曾蚍蜉千万分之一不若。一死生，齐修短，嗤地球，笑圣哲，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，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？”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《湘报》因刊登了易鼎《中国宜以弱为强》一文，异

同只要看到不平之事，就会时不时展露一番拳脚。

19岁那年，谭嗣同和望城进士李篋仙之女李闰结婚。生长于诗书家庭的李闰，知书达礼，那一份爱深深地吸引了谭嗣同，他著文反对纳妾，早以律己。即便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夭，但他和李闰仍然相敬如宾，伉俪情深。

少年时，谭嗣同曾多次往返于浏阳与父亲为官的兰州之间，他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“行万里路”，“合数都八万余里，引而长之，堪绕地球一周”。七八年间，谭嗣同曾游历12个省份和名山大川，在开阔眼界的同时，深知行路难，“难于上青天”。“我愿将身化明月，照君车马渡关河。”出行在外，每一次的离别，都能展现谭嗣同的侠骨，当然，也有柔情。

而今，有一条南北铁路大通道可能经过家乡，谭嗣同怎么不渴望、疾呼？

机遇稍纵即逝，谭嗣同连夜写了篇《论湘粤铁路之益》，强调当今世界铁路之重要性，可决定一国之强弱，力主粤汉铁路应走湖南，“道江西有不利者六；道湖南，则利铁路者九”，并历数湖南之利。他先从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规划着手分析，又从地利、外患、地形、矿产、经济、资源、取材、民风、军事、劳动力等多种角度，剖析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优势和利好。他还强调：当此之时，英国占领缅甸，法国占领越南，对我西南边疆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；粤汉铁路走湖南，则方便朝廷掌控西南各省，可以杜绝列强对我国西南的觊觎，而走江西，就收不到这样的效果……

谭嗣同雄文在《湘报》甫一刊

语初时只是在学堂内部传播，堂内风气日益激进，但外面尚不知晓。到年底放假，学生将这些札记批语带回家，激动地向家长们宣讲新思想，家长们赫然变了脸色，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，长沙城内的保守势力如临大敌，认为如此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疯狂地对维新派口诛笔伐。

时务学堂新年开学，过度的劳累已使梁启超累倒在床，谭嗣同闻之，赶紧去探访。朋友真挚的关心，令梁启超的精神有所振作。这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，心心念念都是维新变法，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富强！可因他俩同为“箭垛式的人物”，此时都成了保守派骂骂的目标。

梁启超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只好离湘赴沪就医。谭嗣同至码头送行，见船渐行渐远，不禁泪眼模糊，他真担心好友一去不复回！而在去往上海的船上，梁启超对同行的人讲了一番誓言：“面对今天这样的困难，我们须完全抛下自我，将事业坚持到底！”如同下咒一般，他甚至坚决地说道：“万一失败，同志杀尽，只留自己一身，此志仍不可更改。”

在初春的长江上，梁启超的话竟一语成谶。

不久，陈宝箴迫于压力不得限制维新派，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拟订的教学方针和课程已成过往。

“袅袅箫声袅袅风，潇湘水绿楚天空。向人指点山深处，家在兰烟竹雨中。”家乡如此美好，然而，春梦未醒的大地，冷风如同幽灵般不时地穿越原野，唯剩下谭嗣同“对春帆细雨，独自吟哦”。

维新派几乎一败涂地，走投无路的谭嗣同只得接受张之洞的委任，出为湖南焙茶公司总办。春天，虽然寒风拂拂，可毕竟是春天，花儿的娇艳与嫩芽的茁壮，莫不在无声地宣告着生命的倔强。

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，仿若云开雾散。这天，是光绪皇帝主导百日维新的第三天，他发布上谕，拟召见康有为，并令黄遵宪、谭嗣同赴部引见。谭嗣同得此消息后感叹：“此行真人意外，绝处逢生，皆平日度修之力，故得我佛慈悲也。”

五月十一日，谭嗣同离湘北上，却因生病在武昌耽搁了行程，至七月初五日方才乘坐火车抵达北京，住在浏阳会馆待召。七月二十日，光绪帝召见后，赏加谭嗣同及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。

一时间，谭嗣同雄心万丈，心飞到广袤的西北。“壮士事戎马，侯封入汉关。”“隔断尘寰云似海，划开天路岭为门。”那时，即便青春年少，心中却盘郁着一如古代边塞诗中的万丈豪情，千古苍茫。流连陇山陇水之间，他曾写过一首长诗《陇山》：“何当直上昆仑巅，纵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茫。山苍茫，有终止。吁嗟乎！山之终兮水之始。”后来，谭嗣同自号“莽苍苍翁”，或许与此有关。因为他的襟怀，犹如苍莽乾坤中的鲲鹏，早已不拘于一时一地，而是气通万代，神游八荒。

正待一展襟抱，不想，八月初六日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宣布重新“训政”，光绪皇帝随后被囚禁于瀛台，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画上了句号。

梁启超闻讯逃至日本使馆，至晚来到浏阳会馆与谭嗣同诀别，谭嗣同遂将家书、诗文辞稿及《仁学》手稿托付给好友。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前两年，谭嗣同在南京和长沙完成《仁学》一书，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。

梁启超不忍好友孤军奋战，乃劝他躲至日本使馆，一起逃往海外。谭嗣同坦然陈词：“不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召后起！”谭嗣同义薄云天，把“行”而“图将来”的机会让给梁启超，把“死”而“召后起”的任务留给自己。夜色深沉，谭嗣同握了握好友的手，催促他赶紧离开，并慷慨表示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。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

“为人树立脊梁铁，把卷摊开海国银。”自从参与变法，谭嗣同似乎就从来没过过卸。鲁迅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云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谭嗣同不正是鲁迅笔下的“中国脊梁”吗？

八月初八日，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，被关押于刑部南所头监。连续几日，无人光临监房，谭嗣同自觉凶多吉少。

狭小的监房虽然关得住谭嗣同的身躯，又岂能关得住他那激越的心？马上就是中秋节了，北京的夜晚已有了凉意。谭嗣同在监房里踱步打发时光，猛然，他立住，忆起18岁时填写的一阙词《望海潮》：“拔剑欲高歌。有几根侠骨，禁得揉搓？忽说此人是，睁眼细瞧科。”这是谭嗣同一生中填的唯一一阙词，自我评价“尚觉微有气骨”。

谭嗣同想到了远在浏阳的夫人李闰，心里瞬间激起了一股温存。曾记得，那次他陪新婚妻子在父亲官舍的花园里漫步，见园中有亭，四面开敞，题联曰：“人影镜中，被一片流光围住；霜华秋后，看四山岚翠飞来。”人在镜中，镜在花中，花光交辉，这是何等美妙啊！还有，结婚时，李闰的父亲李寿春曾送给他这个女婿一副对联：“两卷道书三尺剑，半潭秋水一房山。”老丈人特意用笔势纵横有力的颜体书写，似乎深知他这个女婿秉性。“惊心梁苑风流尽，欲把兴亡数到头！”他谭嗣同不舍生取义、凛然赴死，谁舍生取义、凛然赴死？

已是夜深，窗外万籁俱寂，漆黑一片。是的，这是黎明前的黑暗，虽然是那样漫长、深邃，但同时也正在孕育着新的生命，酝酿着新的希望。

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们还活着吗？留有他们，维新就可以继续。一束曙光穿透黑暗照进了简陋的监房，谭嗣同从地上拾起一块煤渣，欣然在墙壁上写下《狱中题壁》曰：“望门投止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33岁的谭嗣同用狱中题壁的方式寄望维新，道尽决断，犹如巍巍昆仑，是一群样挺拔，那样伟岸！

八月十三日一大早，一队人马扑向刑部南所头监。这天，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“戊戌六君子”血洒北京菜市口刑场。

“死得其所，快哉，快哉！”120多年过去了，谭嗣同临刑前那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一直回响在历史长河的上空！